《华伦夫人的职业》读书报告

专业：哲学

姓名：曾千里

学号：20200333037

我所读的材料是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潘家洵译，选自《萧伯纳戏剧选》，作家出版社，2006。其主要讲述了华伦夫人偕同她的一伙子“好友”来拜访她的女儿微微——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在经受了普瑞蒂先生去欣赏所谓的“艺术与美”的建议后，微微因发觉母亲靠卖淫和做老鸨赚钱而与母亲争吵，华伦夫人不得不告诉了女儿自己悲惨的身世，随后两人稍微和解。可是当流氓资本家乔治·克罗夫因追求不成微微而将微微所依靠上剑桥的奖学金也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微微的母亲即使不在贫困仍在干那一档子事和微微目前的小情人富兰克竟是微微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等事告诉微微后，微微决定摆脱她母亲等一伙人，并决心依靠自己生活。

萧伯纳表达的是一个两难，这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似乎要么在作恶（有时候是不得不），要么依靠着作恶得来的条件？怎么办呢？

微微和华伦夫人关于“选择的权利”的争吵[[1]](#footnote-1)多么像我们和上一代人的争吵啊：上一代人是贫苦的，而ta们总说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可是ta们指出我们所拥有的的优越条件是为了让我们按照ta们想要我们的那样做。Ta们似乎总以为生活只有一种活法，ta们想要我们按ta们那样活，可是又要我们去做到ta们（因ta们从前所没有的条件）没有做到的，同时又认为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这不正是——一个绝佳的悖论吗？

萧伯纳指出微微所赖以上剑桥的金钱也是由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来的。有些评论因而认为微微因而不得不“妥协”[[2]](#footnote-2)了，或“现实主义”比理想主义要更高[[3]](#footnote-3)。是的，或许是那样没错。从一种大的观点来看，我要说，沿海城市的人吃着西北和内地的人的福利，欧洲的发达国家是在剥削着非洲和亚洲的国家们的劳力资源等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无非是你参与了剥削阶级的再分配。在世界整体如此贫苦——世界上有将近半数人不能安康温饱的情况下——任何幸福几乎都是靠占有了ta人本可能拥有的条件得来的。正像厄休拉·勒奎恩在寓言《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中指出的一样，一整个城的幸福和乐，建立在将一个孩子关在黑屋中，建立在牺牲掉一个孩子身上。可是，我也要指出，尽管我们的幸福的生活都可能建立在ta人的痛苦之上，但这有程度的差别。例如北欧通过ta们的人口之少和出口获得的安宁剥削了什么人呢？无论一个人的处境如何，一个人总可以选择尽量地少点不道德，正像微芬小姐一样。而华伦夫人身上正体现出了另一面，一开始是迫不得已，可是一旦堕落沉沦，就再不能自拔。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或许这样才是好的呢？

萧伯纳的用语一向是充满了机智幽默与语言的奥妙的，例如在这出戏里则表现在当问到华伦夫人自己的父亲是谁时华伦夫人说“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微微答复“就是说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4]](#footnote-4)，这体现出了语言的反义性，一句话的意思却可能和它的反义正好一样。“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不加任何其它条件从纯逻辑上当然推不出“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可是这跟格莱斯（H.P.Grice）提出的“会话原则”联系起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能说信息量多的，就不说信息量少的”，因此从微微的视角看，如果华伦夫人知道微微的父亲是谁，那么她就不应该只说她拿得准微微不是“废物畜生”[[5]](#footnote-5)的女儿这信息量相比之更少的一句话，因而微微可以在争吵的脾气上反唇相讥“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语言的反义性也正在于此：当一个人可以说多而故意说少时，就成了误导，甚至可能是在以一种相反的形式掩盖那相反的实情。

顺带一提，本书最后萧伯纳的年表中“1848年”或许是写错了，或应是“1948年”[[6]](#footnote-6)

1. [英国]乔治•萧伯纳《萧伯纳戏剧选》，潘家洵等 译，作家出版社，2006，第30页 [↑](#footnote-ref-1)
2. 易晓明《从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外国文学评论，No.2，1999，第73-78页 [↑](#footnote-ref-2)
3. 萧莎《萧伯纳的戏剧与费边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三期，第87-95页 [↑](#footnote-ref-3)
4. [英国]乔治•萧伯纳《萧伯纳戏剧选》，潘家洵等 译，作家出版社，2006，第30页 [↑](#footnote-ref-4)
5. 同上 [↑](#footnote-ref-5)
6. 同上书，第338页 [↑](#footnote-ref-6)